七佛類行

辭淨類

1 3
加
119
11

門 1加3
號 119
卷 11

辯證類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曲語有本

捫蝨新話王元澤詞曰露晞向晚簾幌風輕小院閒畫罷鞦韆慵不起倚闌干目送棲鴻去又因循過了清明時秋悰遊宴風光滿目雨膩脂透又因循過了清明時秋悰遊宴風光滿目好景良辰誰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羞憶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人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

瘦調寄倦舞芳慢今曲中簾幙風柔庭幃晝永海棠帶雨臙脂瘦因循過了清明也等句本諸此

二花蕊夫人

前蜀王建晚年納徐耕二女長爲胡聖賢妃次爲順聖淑妃後賢妃生王衍淑妃號花蕊夫人二妃遊燕汚亂亡國後乃隨衍入唐半途遇害後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宮詞者國亡乃隨昶入宋後爲太宗射死亦姓徐或曰費　蔡絛國老雜記又云墓在閩之崇安者乃南唐宮人選入宋宮太祖號爲小花蕊子考二人最明若是一則有三矣但就便入宋死亦未必發葬閩地恐崇安之墓爲訛不知陸公何據也閩地彼時雖屬南唐亦遙受降唐自多事閩復奪於吳越獻表世宗未必王氏宮人民間女子曾爲李煜選也

梅雨

碎金集云芒種後逢壬入梅夏至後逢庚出梅神樞經又云芒種後逢丙入梅小暑後逢未出梅人莫適從子意作書者各自以地方配時候而云然耳觀杜少陵詩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

冥細雨來盖唐人以成都爲南京則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詩曰梅實迎時雨蕃莊覺晚春此予厚嶺外之作則又知南粤之梅雨三月矣東坡吳中詩曰三旬過久黃梅雨萬里初來船趕風又墐雅云江湖二浙四五月間有梅雨黔敗人衣服予嘗亦戲爲詩曰千里殊風百里俗也知天地不相同江南五月黃梅黔人在魚鹽水滷中是知天地時候自有不同如此

黃鶴樓

嘗言李白因崔顥題黃鶴樓詩既工遂有恨不搥碎之說故不再題而去遂題鳳凰臺以擬之今集中又有望黃鶴樓古詩一首意前聞訛矣然細讀之乃是題黃鶴山者樓因山而得名不應無一句到樓字上此必刋題之訛不然何有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耶又楊齊賢之註但遇黃鶴樓處或註鄂州岳州又曰在邠州不知何也下文復云因山得名又似一矣

奪胎換骨

冷齋夜話載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說謂之換骨

規摹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覺範復引樂天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至東坡則曰兒童倾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此謂奪胎予以山谷之言自是而覺範引證則非矣蓋東坡變樂天之辭正是換骨如陳無已挽南豐云邱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乃變老杜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皆此類也若安石卽事云靜憩鳩鳴午乃取唐詩一鳩鳴午寂紅梅云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卽安元獻若更遲閒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此乃奪胎也山谷之言但加數字尤見明白則覺範亦不錯認如造字上加矧字形字上加復字可矣

永樂正德

紀年之號必擇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卽不用也如淳熙之淳先用此純字人有言純字有屯字在傍遂不用也有因時事而用好字取者如國朝天順之類是也必不可重用古今不易之道若用先朝字取有故而然如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因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也故改元爲貞元各取一字

以法象之至宋孝宗即用以爲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出和道事并南唐賊張遇賢年號出五代史而正德亦宋時西夏賊之年號出宋史不知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及此即劉豫之毋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慈憲之事歟

張司封

錢唐江干張司封廟宋太宗朝進士仁宗景祐中出爲兩浙運司名夏字伯起雍邱人也正史作兵部郎由前爲兵部郎也舊碑作張太常由後嘉祐又有功而贈爲太常少卿也宋祠典作工部夏員外誤也俗呼司封以其有功授司封郎中也其稱謂不同如此按四朝聞見錄云杭州江岸寧多薪土潮水衝激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潮既成杭人德之慶歷中立廟於堤上嘉祐十年又因功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其額曰昭貺今廟中之碑作真宗時出爲運使治塘大聖間石塘又壞運使田公知府楊公率僚屬祠

公是土功成贈太常官封寧江侯則慶歷年也至大觀改元封安濟不知何據子意葉紹翁之作四朝錄尚近當時所考必精今廟之文恐亦傳訛且眞宗時司封既築何數年之後田公楊公又爲築之既曰石塘復壞於天聖何至慶歷之時方稱有功朝命贈官封爵時之相去又遠矣若大四朝錄以爲作堤十二里碑文曰四千六百四十丈此則量約之數同也但江塘有三十里之遠而二文皆不言所修之處子意必自司封廟地下至慶春門蓋今自候潮門內以北一帶街坊土地皆安濟之廟必當時沿江小民亦各立祠以祀蓋此街原係城外沿江之地　且慶春以北又爲新塘乃國朝之築而錢氏之築想皆通塘之地矣或歲久而中之一改已壞乃爲昭昱之再築餘者或修或增不至大壞而爲功之易耳予嘗見杭志祀典於昭昱之下欠載碑文因書心以考之故畧言於右

青衣泉考

杭吳山重陽菴有泉曰青衣洞泉臨安志杭州府志皆以爲唐開成間道士韓道古遇青衣童子入洞故

名按洞宋爲寧壽觀之地韓侂胄鑿山爲園作爲流
觴曲水自青衣下注於竪十有二折瀦於閱古堂前
即名泉爲閱古見郛說故當時言官論侂胄有朔造亭
館震驚太廟之山蓋宋太廟正當泉下之山也又考
陸放翁閱古泉記則記中但言泉之甘寒清冽鋪叙
地景無青衣之事也又曰泉壁有開成五年道士諸
葛鑑元八分書而癸辛雜志載爲元年六月南嶽道
士邢令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俱不言
道士韓道古事也作記時寧宗嘉泰三年子意青衣

之事必見於嘉泰之後咸淳之前故陸記無而臨安
志有也今二志以爲開成非矣而洞記以爲見於大
德丁酉尤非也予又恐韓閱古記而爲韓道古未可
知若夫建庵之日必開成年間鑿石之字可證矣但
恐名非重陽至大德間始有重陽之名故石壁又有
廣徵子書大重陽庵字（廣徵元時天師也）今庵記曰韓之建
庵無歲月是考之不精未知有八分題名之石刻故
泛云耳惜八分之刻歲久石渺今不明白如末後諸
葛鑑元書止有元書一字可嘆

集古錄碑字

歐陽公集古錄中載後漢孔君碑及孔德讓碑前碑考云孔子十九代孫官至河東太守惜其正當名字處而磨滅不可知也後碑考云宣尼公二十世孫都尉君之子字德讓歷都諸曹吏惜名磨滅不知也碑在孔林中子以先聖宗譜考之十九代孫河東太守名震字元上二十代孫郡曹吏字德讓名謙也都尉君名宙正孔震之弟不知歐公當時每碑或考或論皆有下落此何不借孔譜以考之耶今爲補之不知

二碑今尚在孔林否

共工考

嘗讀董子禱雨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惡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後見淮南子原道篇曰共工與高辛爭帝不勝遂潛於淵註謂共工以霸力行水於羲農之間者也杜預曰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而律書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顓頊擒之之說又史曰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

媧氏戮之據此則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死即以之爲水神也故後世言之者以爲名在羲農之間是矣非堯典方鳩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戮之者曰女媧曰高辛曰顓頊不同世遠事微紀之錯也其曰爲神者豈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純也

僞墨艾納

烏賊魚暴乾俗呼蝑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自脫跡好詐之徒或以書券也又龜尿磨墨寫字於木板可進寸許雖水洗刀削亦不磨滅艾納出西域似細艾又松樹皮上縗衣亦名艾納以之和合諸香焚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亦奸人假以爲仙者皆以二物紿人

張顏書

張旭雖以草書名世予嘗見有郎官石之楷也楷字無出顏柳柳雖有骨似疎脫少勁拔且書體一例眷公之書予所見者東方朔像贊與金天王廟題名皆大字也一則莊偉一則俊拔小字如干祿帖與麻姑

壇記于祿則持重舒和壇記則遒峻緊潔似非一手所出意者傳模鐫刻之有工拙耳及觀多寶座位等碑則筆意又迥不同把翫久之筆畫形體雖有粗細大小而帖帖有法愈看愈佳此公之書百世不可及也始如公之爲人雖所遇不同無一毫之邪媚正歐公云杜濟之碑雖不書名殆非魯公不能也正謂是耳

易文別見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李蕭遠運命論曰何以正人曰義易曰履虎尾愬愬終吉呂氏愼大篇曰愬愬履虎尾終吉

欸乃

欸嘆聲也亦作欸本哀音收灰隊二韻亦讀作上聲欸款說文無襖音也乃卽俗之廼字春秋傳以爲難辭王安石謂繼事之辭也而說文亦無靄音今二字連綿讀之是棹船相應之聲柳子厚詩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後人因柳集中有註字云一本作襖靄遂卽音欸爲襖音乃爲靄不知彼註自謂別本作襖

靄非謂欸乃當音襖靄雷也黃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欸乃是湖中節歌之聲元結有欸乃曲已一錯也其嗣洪駒父又辯曰柳子欸靄一聲山水綠而世俗乃分欸乃爲二字誤矣（見冷齋夜話）尤爲可笑不知此欸字爲何字也雖海篇雜字中亦無也又按劉蛻文集有湖中靄廼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暖廼深峽裏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則知二字有音無文者特柳子用此二字後人註之毛晃增入韻中故數子之意皆同而用字自異是數字不妨並行特用其音意耳

韻會已少辯之矣

桂花四出

諸花皆五出蓋土之生物五爲成數也巖桂止四出者秋已屬金西方金之成數又四也故桂金色而四出開於秋也

曹操不復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嵩恩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讖緯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

全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

此或實事

綠頭巾

吳人稱人妻有淫者爲綠頭巾今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意人言擬之此也原唐史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綠巾以辱之隨所犯之重輕以定日數吳人遂以着此服爲恥意今吳人罵人妻有淫行者曰綠頭巾又樂人朝制以碧綠之巾裹頭皆此意從來但又思當時李封何必欲用綠巾及見春秋時有貨妻女求食者謂之娼夫以綠巾裹頭以別貴賤然後知從來已遠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則深於樂人耳

杭石經并考

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洞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西夷楊璉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疊塔時杭州

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學爲西湖書
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爲仁和學後洪武末徙仁和學
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昇致焉歲深零落踣臥草
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吳訥屬
郡收緝凡得百片寘之大成殿後廡已爲不全之
器矣然向微申屠公之力此物安知其所耶蓋亦輟
耕錄中唐義士之流也惜無所考不能備述其人耳
又有高宗自製伏羲堯舜湯武孔顏曾孟贊并書仍
書七十二賢贊李龍眠圖像今與石經並存唯泰

脩之文侍御屠去之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始侍御復
移至杭州府學之廡至於歷代石經漢有蔡邕隸書
傳稱六經止是易書公羊禮記論語見洛陽記此石在洛
陽太學門外魏有邯鄲淳所書三體石經予意此亦
恐訛蓋淳乃漢順帝時人作曹娥碑時年必二三十
矣至魏文帝已百數十年魏畧載淳爲博士恐又一
人否則或梁鵠鍾繇等書晉惠帝時侍中裴頠修學
書經刻石皆在洛陽唐貞觀時太宗命唐元度書九
經訓釋是名九經字樣文宗時高重爲祭酒與鄭覃

復刻九經皆在長安國學也後蜀孟昶時孫逢吉等
五人書刻七經周易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
於益都宋嘉祐中楊南仲章友直篆書六經於國學
至高宗之刻共八次也丹鉛論以邕書爲第二熹平
四年事初刻在靈帝光和六年予意既無書者姓名
年分又倒恐亦非也

相逢盡道休官去

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仕路多誦之不
知唐人詩也韋丹寄靈徹詩曰王事紛紛無暇日浮
生再再只如雲已爲平子歸林計五老巖前必共聞
徹奉酬云年老身閒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欄杆

欄杆有二義木之欄杆人人所知若曹植詩曰月落
參橫北斗闌干欄杆橫斜貌也又長恨歌曰玉容寂
寞淚闌干闌干眼眶也故韻書有眼眶之訓

歐陽詹

韻語陽秋曰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

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爲慈孝最隆及觀國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忽期而妓悔堇將死割髮付女妓以授詹詹一見大痛亦卒斷爲不孝而續談亦以爲未孝余讀其文集詩有發太原寄所思正其妓矣至於樂津店絕句有所恨二章是男女之色皆好之者念其爲人素必如韓之言殆一時之偏蔽使之然也韓非同榜相好之故故亦曰今其死矣而非若他人之辭死於何症何所也孟簡又有惜之之說明矣苟讀其書求其爲人編於

詩義之爲者故韓公之言亦不誣

翰墨全書人號

翰墨全書大德間劉應李所編多取近代宋末詩文篇章之下多書字與號焉顯者可知餘無姓名猶不具也因以所知者或名或字以其世所行者書之於葉以便檢閱

羅狷庵　羅存齋　顧卽鄧州羅此庵　號羅止之適趙紫芝　師秀　趙章泉　蕃　章義若　暘　章懶庵　鎔中　徐毅齋　僑　徐山民　照　徐思叔　得之　徐師川　俯　山谷之甥也　戴石屏　復古　戴東皐　敏　才石屏父也　韓澗泉　琥　韓南澗　無咎　會茶山　幾　曾

梅野覿王初寮安中王仲至字也名欽臣王廬溪庭珪王教授
蘭王臞軒實王從周鎡陳后山名師道字無已一字履常郎衣之陳二也陳簡齋名與義字去非陳野雲至道陳覺民方秋厓岳
北山豐之張芸叟舜民張文潛耒張無垢九成又號橫浦居士張商英號無盡居士黃知命叔達山谷弟黃白石景說黃寅庵大臨亦山谷弟
黃通老中汪浮溪藻汪龍溪亦名藻汪玉山應辰姜梅山特立姜白石夔潘轉庵檉潘邠老大臨蕭千巖海蘊蕭梅坡
言朱濶山翌游唐林子裔游寒巖游伯莊儀尤梁溪
延之名袤杜小山李梅亭劉任斯庵鄧中齋光薦彭虛

寮翔劉溪翁潛劉伯寵袁劉篁嶠子劉龍洲過劉後
村克莊劉季孫字文景劉艮佐名應時孫花翁季番孫南叟伯
馮雙溪熙之袁遯翁世弼謝無逸逸馮古洲莊父馬碧梧廷鸞
梅和勝執禮鄒定應武允蹈德由阮梅峯秀實林可山洪

書經儀禮可全

今書經多錯簡脫文謂非古文也宋三朝志載薛熙
中日本僧奝然入貢云國中有古五經歐陽公日
木刀歌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
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歐言未必無據又一

統志永樂中沅州御史劉有年上儀禮逸經十八篇是儀禮亦未亡也不知當時廟堂無一人奏以取之豈古人求逸書之意耶予問人曰不知豈所載皆非耶

周公謹

元人周密公謹居齊之東作書曰齊東野語後來杭居癸辛街書名癸辛雜識泗水出山東魯縣號泗水潛夫又嘗居華不注之陽號弁陽老人以周子窗前卓不除號草窓其識號名有意也記之

劉徐紀錯

劉勝舊聞載劉伯溫泛西湖望有天子氣于吳頭楚尾及見張士誠夜登虎邱又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復過濠謁郭子興遇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納告曰後十年當爲天子我當輔之拂衣去按劉伯溫行狀誌銘功臣錄則見士誠以下俱無也至正十九年天兵纔下處州命孫炎爲守炎三請伯溫方見然後問道謁太祖于金陵遂相輔爲後惟爲母喪一回非見而識之久而復仕也舊聞又云徐中山王追及

順帝特縱一兩去之郭滁陽有五子亦謬也徐常二帥既定山東會兵臨清則順帝已集宮嬪議行矣滁陽三子自載廟碑非讀書多而以耳聞者述此野史所以誤人也

夢占

高宗夢傅說武王夢九齡孔子夢奠于兩楹文中子曰至人無夢則經傳之言非歟大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隨物而應無因遷也偶感為神靈啓之也故無夢者無衆人因想之夢日所擾之者也周禮有六夢之占漢藝文志七畧雜占以夢為大洪容齋曰今妄術如林夢學殆絕非也由晉樂廣因想之說興而夢之理明矣夢之理明而不必於占也故至晉以後絕焉

明皇遊月宮

唐明皇遊月宮異聞錄以為同申天師唐逸史以為同羅公遠集異紀以為同葉法善其中遊事又小不同羅公遠多擲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載所遊過潞州幽怪錄又為過廣陵似此諸說不同要非親切之

言眞實之事好奇者之所爲也或一時宮人傳說之
事耳

仙亦不久

予觀仙家之事如丁令威返家而人民已非王質觀
棋而伐柯已爛則時刻已過百年矣然人之所以慕
神仙者以其能長生久世今須臾過百年若七八十
年是過數千年矣則其處世亦若人之光陰也幾希
散去與人同亦何貴哉

象膽

舊聞象膽春在前左膊夏在前右膊秋則後之左膊
而冬則後之右膊近會仕宦于廣西者云土官嘗殺
象享客其膽不應四時也予心疑其豈肉具十
二生肖各因其月分而以膽附也因考與雅舊說固
具又云亦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屬寅在虎凶也則
與宦客所言相同此理也舊說爲謬

與宮室各異文云木謂曰柿音肺
二十五音各因其出
乘輿器皿不過四品
而文但曰文古輿式會稽
書開象觚春秋時古觚

理趣又似銘贊文體世道日降文句雖古尚非辭意渾融性情流出安能至哉五言古詩源於漢之蘇李流於魏之曹劉乃其冠也汪洋乎兩晉靖節最爲高古元嘉以後雖有三謝諸人漸爲鍛刻迨唐陳子昂出一掃陳隋之弊所謂上遡貞觀之微波下決開元之正派直至老杜又得其雅正之純也楊仲弘曰五言詩或興起或賦起或比起須要意深辭溫感慨傷思者貴乎感動人情閑適寫景者貴乎雅淡悠揚如古詩十九首是也嗚呼豈易能哉七言古詩唐

宗成南山歌已備其體矣予意商歌後雖七言首二句三言已非古詩之體蓋歌行可以長短句七言古詩恐當一律成文始於漢武無疑也若以商歌爲是則雜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選中有雜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彙最高辭音雖似古詩而終贅一歌字者則多入長短句矣故詩法辯體入韓公河之水於七言不知劉履又斷爲此楚語也絕句之法楊伯謙曰五言絕句盛唐初變六朝子夜懊儂六言則摩詰

歟顧陸作七言唐初尙少中唐漸甚楊言大畧如此而不考梁簡文夜望單鴈則已有七言絕但少耳又按詩法源流云絕句者截句也如後兩句對者是截律詩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則截前後各兩句也故唐人稱絕句爲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凡絕句皆收入律詩是也周伯弼曰絕句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涵蓄無盡此又其法也歌行等作詩林辯體云昔人論歌辭有有聲有辭者有聲無辭者若後人之所述作及鐃歌等曲是也有有辭無聲者若後人之所述作未必盡可被於管絃也夫白周衰採詩之官廢漢魏之世歌詠雜興故本其命篇之義曰篇因其立辭之意曰辭體如行書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蟨曰吟委曲盡情曰曲放情長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謠感而發言曰嘆憤而不怒曰怨雖其名各不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唐世詩人共推李杜太白則多擬古題少陵則即事名篇此又所當知也律詩雖始於唐亦由梁陳以來駢儷之漸不若古體之高遠大抵律詩拘

於定體詩至此而古意微矣雖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但至於換句拗體之類又律之變斯爲下矣楊仲弘云凡作律詩起處要平直承處要春容轉處要變化結處要淵永上下要相聯首尾要相應最忌俗字俗意俗語俗韻可謂至妙之言也排律雖始於唐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對精密梁陳之間儷句尤多大抵止於五言七言則絕少矣不當鍊句鍛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陳意通篇貫徹若老杜贈韋左丞等作前後不對處也有此極

其佳者也

中秋不見月

永樂中秋上方開宴賞月爲雲掩召學士解縉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闋其詞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覽之權甚復命賦長篇又成長短句以進歌曰吾聞廣寒八萬三千修月斧暗處生明缺處補不知七寶何以修合成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三秋正中夜當午佳期不擬嫦娥懊酒杯狠籍燭無輝天上人間

隔風雨玉女莫乘鸞仙人休伐樹天柱不可登虹橋
在何處帝闕悠悠叫無路吾欲斬鰲鼇碧燦如故黃金爲節玉爲輅縹
天宇絶纖塵世上吉雲燦無數水晶簾外河漢橫冰壺影裏笙歌度
繡鸞車爛無數水晶簾外河漢橫冰壺影裏笙歌度
雲旗盡下飛玄武青鳥脚善報王母但期歲歲奉宸
遊來看霓裳羽衣舞上益喜同箱俠過夜半月復明
朗上大笑口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益既以其天
才又歌有坐令天宇絶纖塵塵等句今集止載後歌而
雜僞者多也

學詩有成

國朝羅璟江右人也自習舉子業至登科不知何謂
之詩後考庶吉士學士試以秋宮怨默然無以答遍
問同考者同考對以韻脚起結聯對如此然後即作
一詩云獨倚欄杆强笑歌香肌消瘦快春羅羞將舊
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堦秋色靜月明
青瑣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主
試者語之曰爾後必能詩已而果然即此詩有別才
亦可知也

詩意同

予嘗見一勢利之人因即瓶花而作一絶云白白紅紅室滿春祇將顏色媚時人不知根蒂元無幾獨藉瓶巽枉弄神昨讀郭元振集有咏雲絶句曰聚散虛空去復還野人閑處倚筇看不知身是無根物蔽月遮星作萬端予意此詩郭亦當時或譏武氏故與瓶花同意耳

各文之始

誥勅制誥皆王言也若書之典謨訓誥誓命之類三代無名秦李斯始議命爲制令爲詔至漢高祖有太子勅武帝有責楊僕勅詔雖本於湯誥布告令於四方者也與詔同義然聖經不與後世文辭同故辨體取春秋傳文爲式今乃告身之詔是也夫四體自唐以後多用四六殊不知制誥雖可而詔勅必須直言皆貴乎典雅淵潤理不可僻而語不可巧也策義有二在漢者治安賢良在宋若臣事民政類今之奏疏故說文曰謀也問而答之謂之對策則今之科場者是也呂東萊分之爲二類是矣辨體裁制策而遺對

策恐未盡也至於冊立皇后太子晉宋元錫文冊蓋
冊策通用古以竹簡書乃用此冊字其文則又上與
下之言也表者白也以情言表白於外漢則散文唐
以後用四六矣眞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又忌
大露文必簡潔精緻也文章緣起曰露布始於賈洪
爲馬超伐曹操予考漢和時地因數震李雲露布上
書移副三府註謂不封則是漢時已有其名至魏以
後專爲軍書本義露於耳目布之四海也若元魏戰
捷欲聞於天下乃書帛建于槀竿之上名爲露布文

心雕龍又曰露板皆因其名而巧於用義其檄者宣
也始於張儀爲檄楚相辭意則暴彼罪惡揚己武威
論天時人事使忠義憤發亦軍書也箴銘頌贊體皆
韻語而義各不同箴者規戒之辭如箴之療疾銘者
名器自警贊者稱揚贊美頌則形容功德皆起於三
代惟贊始於漢之班固辨體論之詳矣文則欲其贍
麗宏肆而有雍容起伏之態記者紀也禹貢顧命義
固記祖未有名也戴記學記文選又不載焉以非後
世文辭同也故以韓柳爲祖記其日月人事後畧爲

議論而已與志無遠焉序者次序其事也始於詩書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與籍之所以作也後世贈送讌集等作是也論者議也昭明文選以其有二體一曰史論乃史臣於傳末作論議以斷其人之美惡一曰設論則學士大夫議論古今時世人物意恐過爲之分善乎劉勰曰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辨史則與贊辭齊行詮文則與序引共紀信夫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祖於大子說卦許慎說文盧學士曰說須出自己之意橫說竪說以抑揚詳贍爲工者陸機文賦以爲說煒奕而譎狂豈知言哉解之義則近於說矣而原於唐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也一則由於易之原始反終之訓一則由於孟子好辨之答故有是名文體則皆以退之五原辨諱等作必須理明義精曲折詳盡有關世教之大者可名之也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書曰奏劄曰奏狀曰奏議恐其漏泄俱封囊以進故謂之封事臣告君之辭也祖於伊訓無逸諸篇灜文固目中之一而其辭則要核實風軌所謂氣流筆中聲動

簡外可也傳則載一人之事創自馬遷體亦不同如遷之作荀孟不正言而及諸子范爽之傳黃憲無事迹而言語形容此體之變也至韓作毛穎又變體之變此在作者之筆也行狀則實紀一人之事爲死者求誌之辭也埋銘墓誌墓表墓碣皆一類也銘誌則埋於土表碣則樹於外述其世系歲月名字爵里學行履歷恐陵谷變遷故也然在土者文簡在外者稍詳表謂有官者碣謂無官者漢晉來有之矣誄辭哀辭祭文亦一類也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隨作者題

義而已誄始於魯哀公之於孔子哀始於漢蔡邕之於胡廣武祭文則孟德於橋玄也辭貴親切直實之情言於言可也若禱神之文則又當爲悔過遷善之語題跋漢晉諸集未載惟唐韓柳有讀某書某文題宋歐曾又有跋語其意不大相遠故文鑑文類總曰題跋其義不可隘人窠臼其辭貴平簡健帥拔跋尤甚於題也辭賦一例古賦辨體辨之詳矣予不贅焉

紅木槿詩

木槿花本草諸書皆言白蕊黃香謝無逸詩曰白雪

凝酥點嫩黃于武陵曰夜揉黃雪作秋光則知晉以來同也小爾雅又云丹桂者何哉後見四明舊志有大紅樺因與人言聞吾杭錢塘學中舊曾有一本今讀話腴載宋高廟時象山史本家木樨忽變紅色因獻闕下高廟書爲扆面作詩以賜從臣詩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霏雪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然志中又載詩云月宮移得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煙霄承雨露丹心一點爲君開觀其辭意又似當時臣下之詠者志收其說又曰白是四方爭傳史本以孫枝接也吾杭或亦當時所傳顏魯公集有謝人青桂花詩此尤異耳

錢塘金甲

山房隨筆載陸秀夫挽張世傑詩曾聞海上鐵斗瞻猶見雲中金甲神惜其全篇不傳又註二句故實云爲焚張之屍其膽如斗而不化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曰我關係不小身後出必恢復也殊不思陸死於張之先也不知此何詩也妄載如此

妄薄命

元豐間曾鞏薦后山有道德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
館命未下而曾卒后山感其知已不願出他人門下
作妾薄命二首以自擬其一曰主家十二樓一身當
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壽相送南
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
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其二曰葉落風不起
山深花自紅捐世不待老惠妾無其終一死尚可忍
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無所容死者如有知
殺身以相從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鴻寒螢二篇曲盡情
知不倍之義形於言外誠懇雅意也故詩命中多四
二詩爲首唱子窮以前之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後之死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恐四句不足盡相知
之義耶轂拄劍之情者何如耶既曰相知又何必計
其知否此於理或少有倍耶抑止因薦舉而其言如
此耶果后山之詩惟東坡黃山谷可知之耶

山農刺時

王冕字元章號山農元末人也身長多髯少明經不
偶即焚書讀古兵法戴高帽披縗蓑着長齒屐擊木

劒行歌於市人以爲狂士之負材氣者爭與之游嘗
遊京城名貴側目平生嗜畫梅畫成未嘗無詩也有
詩云我家洗硯池頭樹箇箇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
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或以是詩刺時欲執之一
夕遁後太祖物色得冕因與燕飯蔬羹山農且談且
食上喜曰可與共大事授諮議參軍一夕暴卒應制
作絶云獵獵北風吹倒人乾坤無處不生塵胡兒凍
死長城下始信江南別有春今竹齋集中未刻惟見
浦港禪師復見心題其梅花一歌亦奇特也因舉其

來寫遍羅浮雪千樹脫巾大叫成花顛有時百金買
買東山屐有時一壺獨酌西湖船暮夜梅花譜朝誦
梅花篇水邊籬落見孤韻恍然悟得華光禪我昔識
公蓬萊古城下臥雲草閣秋滿鬢短衣迎客嬾梳頭
只把梅花索高價不數楊補之粵評湯叔雅筆精妙
奪造化神坐使長工盡驚詫平生放浪禮法踈開口
每欲談孫吳一時騎牛入燕市瞋目怪殺黃髯胡地
老天荒公已死畫得清名傳畫史南宮侍郎鐵石腸

愛公梅花入骨髓示我畫玉圖繁花爛無比香度禹
陵風影落鏡湖水開圖看花長可吁咸平樹老無遺
株詩魂有些招不返高風誰起孤山逋按復見心亦
元臣名來復字見心入圖朝晏法而晃其首觀此歌
則知其胸次矣

口占三詩

餘杭符楫弘治間貢士也未第時挈舟下杭城過士
豪之灘而亂其菱舟破罵焉然豪聞爲秀才則曰請
作詩行符口占云傭是餘杭符秀才家聞古事出鄉
來挈船雖子雖無識總是豪滿賦佔開笑而釋之舊
又聞汝水有放生池官府禁人採捕有士子垂釣於
中爲邏者送之有司意非士人欲試之釣者口占曰
投却長竿捲却絲手攜簑笠賦新詩如今刺史清過
水不是漁人不釣時釋之又唐李涉過九江遇盜盜
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盜首云若是李涉久聞詩
名願一篇足矣涉口占暮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
夜相聞他時不用多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然二事
一意而詩之高下特不同耳

非荊公詩

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諸書引者皆以爲荊公之詩臨川集不載不知何人者也以格律論之亦必宋人耳

改子陵起句韻

宋人題嚴子陵詩曰一着羊裘便有心羊裘豈是釣魚人當時只着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擇冠徐延之伯齡以人字爲非韻改作一着羊裘用意深羊裘豈是釣魚心然韻雖不錯用意終不似前

悼內詩

吾杭肅愍于公悼夫人董氏詩十一首其第二首頗佳詩云世緣情愛總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幌通宵雨花謝雕闌暮地風欲覓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崑山張和宇節之天順間官浙江憲副時寵妾新亡亦有悼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冰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

後詩尤勝於前二作皆膾炙於世錄之

蜀僧漁翁詩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居湖山有蜀僧徘徊其側賈問汝何爲也對曰詩僧賈見湖中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曰籃裏無魚少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此詩草木子之所紀惜不原其意以申之予故復錄以足其意也僧敢徘徊賈側是益隱於僧而有爲爲之者作詩非諷乎第一句是言朝廷之人一句是言

可用三四句是欲仕而又恐蒙蔽二不知耳今直述其辭而不言其蘊藉之意亦何膾炙人口然其書亦多好詩惜事爲國忌者不刻

謝李咏蝶

謝無逸有咏蝶詩云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又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可謂形容蝴蝶盡矣遂稱爲謝蝴蝶自後李商隱竊其義而變之曰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亂句雖工而不妙矣此可謂絕唱之後不當再道李豈不能煉句者哉

詩不類人

昔人云山林之詩廊廟者不同以其素習而出言自類也故有粉墻人看之論耳樂天富貴酒色可爲至矣而人品天資又非尋常之士詩有塵埃常滿饑錢帛少盈囊侍女甚藍縷妻愁不出房眞可笑也意此若子之事而子未嘗看此言何耶

二高詩誤

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採夷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記詩見高適集中唐詩紀事又入於高力士下人以力士無集因一高字入殊不知力士曾貶永州五溪其地也況段柯古力士事證亦有詠齊之作高適但往還於山陝四川未嘗至湖湘間此必力士之詩無疑達夫集中收之作齊尤非題既咏齊又反爲高字傳訛也且適集斤此或適集終字尚是也可復云但力士集中終作都

七修類藁卷二十九 詩文類 十六

七修類藁卷二十九終

詩文類

古人名切對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三語掾阮瞻一字師蕭楚才鄭谷白雲子張白黃石公張良阿東

方朔南城威晉文公妾清白吏楊震山谷翁宋高公輸子

魯盤磐兒王衍獨眼龍李克兩脚狐楊惲關西夫子楊震

江左夷吾王導青錢學士張鷟白鑞侍郎董山中宰相陶弘

景江上丈人波子胥者風流宰相謝玄阪垣將軍梁冀四明狂

客賀知章 三紅秀才應科

畫像贊

楊誠齋贊張功父像云香火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帶詩書步武瓊琚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姑雪貌堪日餐又何窮詩客也約齋方外數風流數窮愁數老夫不知君其間諸白鷗子觀此贊似東坡贊王定國之作按功父名鑰號約齋循王諸孫也有吏才能詩嘗植梅花三百餘本構堂於中扁曰玉照余嘗見玉照堂

佛頂菊

元人謝伯理居淞之溯湖富而好禮構光遠亭爲宴樂之所九日會友於其間有園丁以佛頂菊花方開獻之筵間求詩衆爲賦之時鍊箇道人楊廉夫在座走筆云蓮社淵明手自栽頭顱終不惹塵埃東籬若爲摩挲看西域親曾受記來妙色盡從枝上發慧香直奔腦門開明年九月重陽節再托摩耶聖母胎座客顧仲瑛奉觴稱曰先生之作誠可謂虎穴得子矣

以今觀之恐亦何句字字未必盡當況格律亦自卑耶

景隆八發

少同王蔭伯讀書景隆久之閱事命名王述其義遂名景隆八發蓋以可發笑者八事耳然其辭隨義抑揚議諧道士以爲戲謔之音以發其懽愉憤歎之志客過而笑曰君子遊心如是哉有勃然色變者曰果王者無戲言乎王因告其虛車無庸覆詘將來予病瘉文而假之鳴豈知召讐起怨文之害也歟當投之水火予則曰彼哉笑之者也凝人前不得說夢其愚之者乎所謂不笑則罵之是矣且枚生七發以無爲有君之八發假有成無是皆注玄思於筆端馳才華於漢藻所謂文者也忍棄之耶去年過姑蘇與都南濠論賓戲等文因誦以質以告其客尤之情都曰其諸作之苗裔乎其騷人發憤之言乎其子雲譎怪之意乎復喟曰文雖近狎義則通微毛穎初成裴晉公亦以爲不可以文爲戲文之妙者也爲我寄王子又曰事因戲警名以文傳景隆道士之幸也安知不猶

佛印之傳哉時道士聞之請予述其顛末并緣八發爲珠庭勸遂書　無拘殿賦黃冠不淨寶殿無拘聽三清之幽境爲百戲之所都藏闔探帖打馬投壺博錢者錯處抹牌者同區提兮不冠拳兮無襦或歌或舞或笑或呼或箕踞於前檐或尸寢於後廚斯則平日之所爲也若夫朱夏司權溽暑當塗招搖市井和以屠沽抱長席而至止泛短水之輕瀰倘乃以死爲枕以棺爲鋪逍遥乎風涼從容乎日晡忽聞嘯於梁上弄傀儡於東隅者也至於萬物告成三冬未融無門不掩有壎何踰官府兮爲堆鹽之所隣名曰雪米之衢噫嘻嗚呼名雖蕭散實則汚濁蓋無傷不道士空見笑於吾儒　大笑堂記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夫子曰小笑之則小悅大笑之則大悅蓋莫貴於笑亦莫貴於大笑矣有道士居景隆人好謔之構室焉高而不剩密而不狹輕而不露以予賓客故又謂之堂然至其堂者莫不有笑焉毀其茶則破悶飲其酒則解醒對其食則噴案他日有客持觴過從尸而祝之把落其髮余曰此所謂樂然後笑者也衆以

爲笑酒酣膊而笞之罵曰狗道士余曰以竹鞭犬真可謂笑矣衆乃大笑遂爲之記　銷鉛井銘銀壙之傍（銀壙剔也資以用故名）　米樹之下（米樹桑也藉以食故名）　有井焉井之西隙地丈餘可容三五道士嘗具飲洗番鉛之珓（飲器也）刻哥窯之盤（簽裂也）果則蘇州之核（鹽破也）蔬則楗橋之筍（蘆菔也）　客有善爲酒戲者飲一杯則下其珓井中以爲樂郡治西湖爲杭民之勝賞故錢帛咸於湖費焉因號曰銷金鍋余謂兹井曰銷鉛可也復銘之曰井之泉清且凉井上之客迓且狂嗚呼釀井之水

其州長　叱石壇誌叱石壇者牧羊之場也景隆丘觀有廣除焉隆然而高坦然而夷承殿之址若壇之形道士好殖羊羊之性羣於其地走而若愛之聚而若毆之飽焉而臥以嬉壯者魁而澤瘠者猶而癭乳者小而圓老者鳥而喙卮者俯而伏望之纍纍然白石之奇塊也叱而起則羊焉道士初平之流也故擬而名之他日客至其廬見其羣焉曰美耶羊耶而狗口是落耶道士曰是石也客曰汝叱石不休必聞於冥道且鎔鐵灌汝腸腸其爛矣寧石羣乎道士懼明

日石盡徙壇復如故云　轉身路辭景隆之路法盤
谷窈而深兮往而復如行羊腸在平陸縈繞縈紆穿
九曲長蛇深蟄寒蛟縮欲走是如縛在足規行矩步
如有束乍向東趨又朝北一身宛轉回顧多番使頭
圓脚步蹉黃昏月黑不可過雙手捫壁空摩挲又似
盤庚石皷歌一句佶屈牙相磨道士道士可奈何願
君後世爲田螺　警夢樓說無名子夜讀書景隆之
岑樓夢游華胥瓊宮玉宇神君仙人遊而嬉焉忽若
然而悟曰是非警蝶廊那將西子之魂徑行過也何
其與之妻也寤而視之童子執燭而來也復就寢夢
化蝴蝶天桃治杏冷艷穠馥栩栩而揚焉忽轟然而醒
曰是非黃鶴樓耶將謫仙之靈來槌碎也何其聲之
壯也諦而觀之道人煮茶而至也明日驗其樓前履
則板軒而後右行則板輕而左乃恚而歌曰咄斯樓
板胡彫砰些載道人頭有長釘些道士懼無名子曰
古有警枕是余之願也勿輯　煉藥爐贊昔林君復
隱於孤山以梅爲妻以鶴爲子道士子棲於景隆以
酒爲妻以狗爲子故其消煩滌疾能守其教者凡以

酒也是酒在吾儒則爲狂藥在道士乃長進藥也名
其爐曰煉藥爐斯爲神情贊曰其寒不冰其炎不爭
其高不亢其滿不盈火性出入風情遠而覷之
若仙翁之丹灶迫而察之乃障愁之長城青樓珠箔
能隔於天際琅函玉笈能守乎至誠不知者以爲陷
人之地知者以爲葬道士之坑也歟　方便樹頌宮
中塗厠苦而難入荒穢不治惟民所止何陋如之如
惡惡臭天乃降祥惟隙有蔭方便之路黃絹幼婦繞
樹三匝或得其桶矢聲鏗鏗聲在樹間叶中荷求其故

今爲員外云

古今詩同

宇一日江干被雨暴歸適值潮至塘路險峭輪上得
四句云暮色連江色潮聲雜雨聲行人歸思急辛苦
問前程昨讀唐詩紀事北江尼海印有舟夜云水色
連天色風聲雜浪聲旅人歸思苦漁叟夢魂驚舉棹
雲先到移舟月逐行續吟詩句罷猶見遠山橫豈知
前三句皆同文可謂預先偷也

韜光禪師

韜光禪師莫詳族里唐穆宗時結廬於杭州靈隱寺西峯與鳥巢布衣爲友刺史白居易重其道嘗具饌飯之以詩邀云白屋炊香飯紫蓴煮鱠魚粉洗手摘蔣花青芥除黃葉紅蕖帶紫芽命師來伴喫齋罷一甌茶師答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飲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飛錫到恐驚鸞鶴書樓前其高致如此至今菴以師名永樂初徵

鎗張輅遊蕃一絕云躑躅橋捫蘿上翠微綠雲深處拍柴扉老僧解誦齊山句驚落秋花滿客衣詩今猶石也

趙臺嚴臺詩

宋趙清獻公之墓在衢州城東常有人題詩於地之驛曰手夫荷擔出山阿喜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清獻墓前過漢嚴子陵釣臺在富陽江之涯有過臺而吊者曰君爲利名隱我爲利名來着見先生面黃昏過釣臺子以乘扁舟者過清獻之墓

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語以扁舟此詩不免意圖語病若自知爲利名而夜過鈞臺則尚德之心深矣

題昭君

予嘗擬爲昭君辭帝語云愛妾一身就若惜取沙場萬骨哉妾聞昔殷高宗以圖得傅說而中興今陛下以圖得妾而外靖爲妾之計得自擬於古賢臣自期意亦少可後誦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還遲遲歸使客妾身沒虜不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詩畫畫商嚴妾

角妓坐化

角妓鄒妙端色藝絕人名出教坊右風流之士咸飾以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閒寂及死佯爲坐化有詩以挽之者云歌舞風流世所傳老來圓寂竟端然超昇已出平康巷解脫還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廣修方便在當年莫言柳絮燒衣事功德難分孰後先傳播一時

詩能紀實

聶大年先生讀楊廉夫詩集有云文章五彩鳳凰雛

酒債詩豪膽氣麤白髮蒼玄揚子宅紅粧檀板謝家
湖金鈎夢遠天星墜鐵笛聲寒海月孤知爾有靈還
不死滄桑更變問麻姑蓋廉夫母夢金鈎入懷而生
別號鐵笛道人晚年避亂淞江之泖湖謝伯理家蓄
四妾名苣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樂每乘畫舫恣
意所之豪門巨室競相迎致大年之作極臻其妙善
能用事而敘其實今集中無也

子宿詩讖

吾友吳維新鼎正德丁丑進士初任臨淮知縣同年
給事中汪應軫子宿送行詩曰青年縣尹延陵子掛
劍豐城牛斗間車馬風塵今日始乾坤身世幾人閒
家分吳越一江水官隔淮河萬里山歌罷驪駒人已
遠夕陽芳草對愁顏不數月汪貶知泗州果然官止
隔於淮河豈非讖乎

張翰詩

東晉張翰吳人仕齊王冏不樂於官一日在京師見
秋風忽起因作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
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而

歸宋王贊運使過吳江有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
裊烟深恨有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蓴鱸
贊之言謂翰度時不可有爲故飄然遠去實非爲蓴鱸
也至東坡三賢贊則曰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眞得
箇中仙不須更說知機早只爲蓴鱸也自賢其說又
高一著矣然又嘗見蟫精傳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
已非華亭鶴唳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
安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機予須更
改蓴羹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惜不知姚氏此過二字

而兼得之矣

月中桂

淞江管訥字時敏永樂中官楚府長史詠月中桂詩
云上界誰將此樹栽廣寒高處古香來根從天地分
時種花在山河影裏開玉兔守株依舊闕青鸞翀子
下瑤臺不知斫盡吳剛斧天上浮雲變幾回菊莊以
爲此詩雖若可觀不免犯重起既云栽又云根從天
地分時種當改根爲枝種爲長易此二字殊覺辭理
妥協予又以爲上界與天上亦覺重複也

上元詩

曾南豐有錢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詩云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叢又云金鞍馳騁屬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欄送目勞自笑低心逐年少祇尋前事撚霜毫僧惠洪覺範亦有京師上元詩云及時膏雨已闌珊真道春泥曉未乾白晝郎

敲金啓過紅粧人不捲簾看管絃沸月喧和氣燈火燒空奪夜寒應尺鳳樓開雉扇玉皇仙仗紫雲端妓覺範江西筠州人姓彭氏嘗妄誕著其叔彭淵才之說以爲曾子固不能詩學者不察隨聲附和今以三詩較之高下固已殊矣且覺範首聯爲僧而有此言無耻甚矣較之唐僧但願鶯生四掌鶯著雙裙之譏此尤可責宜其坐罪還俗也殊不知南豐文名重於詩名故爲之掩耳猶張子野賀方回以長短句馳名之故且如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又曰

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夫豈不能詩者乎人倚朱欄送目勞併上句看乃見其妙謂遊治屬意者不勝其注想而恨夫夜之短也惜其詩雖工巧格律卑弱此論方虛谷亦畧言之惜未詳言如此明白也

歸去來辭

朱文公云歸去一篇其詞義曳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尤怨切慮之病實用賦義而中亦兼比此千古之確論矣又曰首云歸去來兮中又云歸去來兮

所謂沛然肺腑中流出彼何較其端緒首尾者耶余細觀之亦有端緒共有五段每段換韻自然純古人不覺之所謂擬洞庭鈞天而不澹寬裘翔衣而不縮者也今逐段錄出註之於左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第一段十二句乃

七十二字賦起也

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
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此第二段八句三十
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
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
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
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此第三段十二句七十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
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
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
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
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
時曷不委心任去留此第四段十九句一百零八字
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
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
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此第五段九
句五十五字

賦比而結之也

哭文丞相詩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我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

日忠如蜀將斬顏時乾坤日月並夷見嶺海風霜草
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此作膾炙
人口久矣但文山集與輟耕錄作徐世隆史鑑與風
化錄作王磐然二人皆元學士無文集可查國史傳
中又不載也

除夕元旦詞

庠彥沈明德宣營賦吾杭除夕元旦蝶戀花二詞道
盡中人以下之家之風俗誠足解頤錄以遺好事者

除夕云鑼鼓已喧春意鬧門前綵勝銀幡巧艾虎
細馬送神多著同與紙分歲酒鬧扶醉起圖門一安
爆竹喜元旦云接得灶神天未曉燈紅門巷催要開
門早新褙鍾馗先掛了大紅春帖寫金好爐燒蒼术
香繚繞黃紙神牌上寫天尊號燒得紙灰都不掃斜
日半街人醉倒

秦黃詩識

秦觀字少游號太虛淮之高郵人與蘇黃齊名嘗於
慶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露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

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
掛晴碧醉臥古藤陰下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藤
州竟死於藤此詞其讖乎少游同時有贈鑄字方回
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
塵夫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窗珠戶惟有春
知處碧雲冉冉衡皐暮彩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閑愁
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有詩
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斷
腸句秖今惟有賀方回泰詞世人少知子嘗親見其
靈跡後有近代劉菊莊題云名並蘇黃學更優一詞
遺墨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亦
不勝其感慨因憶賀黃二作併書之以見少游固竟
沒於貶所而山谷厄於城樓之死尤艱哉嗚呼咏詩
之日孰知又爲少游之後者耶

菊莊警句

吾鄉劉泰字士亨號菊莊詩鳴一時有菊莊集行於
世亦未見其工也曾聞二絕可謂警拔特拈出之題
秋聲云紫陌曾聽駐馬蹄玉孫金彈杏花西秋聲不

似春聲好莫戀斜陽儘意啼蓋幾不知止者又作秋
旅詩有云傍棄依花紫實圓天生佳味壓肥鮮如何
秋晚無人採老在京風白露邊蒋無知已者